

★长篇谍战小说★

SPYING HERO
全新揭秘黑室机构
完全了解破译程序

谍报英豪

破译了对手的密码，就掌握了他的一举一动，就窥透了他的所思所想，就看见了
他的底牌，就好比睁着眼睛捉迷藏。什么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精兵强将、内政外交
都通通闪开，破译成为唯一的胜利女神！

高瞻★著

谍报英雄

高瞻★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报英豪 / 高瞻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104-0520-4

I. 谍… II. 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9906 号

谍报英豪

作 者: 高 瞻

策 划: 曹爱云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7.75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520-4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第一卷 哈佛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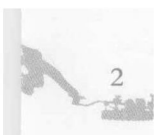
1. 千钧一发 / 001
2. 仓皇脱险 / 003
3. 狼狈裸逃 / 006
4. 邂逅黑室之父 / 008
5. 惊为天人 / 012
6. 学成回国 / 015
7. 独闯贼窝 / 017
8. 学以致用 / 021
9. 透明的军队 / 023
10. 蒋委员长生死不明 / 026
11. 谅你逃不出我戴某人的手掌心 / 029
12. 好运囚徒 / 033
13. 死囚监狱学校开讲 / 037
14. 青帮大佬的千金 / 040
15. 小三子仗义救美 / 042
16. 无边恐惧 / 044
17. 避而不见 / 047
18. 春风得意楼 / 049



19. 日军杀奔而来 / 052
20. 狗咬吕洞宾 / 055
21. 成功脱逃 / 058

第二卷 上海试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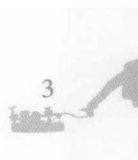
22. 亡命上海滩 / 061
23. 我们是大小通吃码头的 / 064
24. 团体纪律决不容情 / 066
25. 天罗地网 / 070
26. 女人的直觉 / 072
27. 投石问路 / 075
28. 没错，就是她 / 078
29. 电台台情分析 / 081
30. 日本人的秘密电台 / 084
31. 女谍凶险 / 087
32. 女人，对手肯定是个女人 / 090
33.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 093
34. 杜公馆家宴 / 095
35. 月夜秦淮河 / 097
36. 温泉舞池桃花运 / 100
37. 色字头上一把刀 / 102
38. 计擒日谍 / 107
39. 美丽女谍色诱色鬼 / 111
4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114
41. 配角演员 / 116
42. 日本式客套 / 118
43. 哼哼，活该她倒霉 / 121
44. 他们的底牌已经暴露 / 125
45. 百乐门大饭店 / 128



46. 我要徒手干掉那个歹毒的女人! / 130
47. “帝国之花”裸溺马桶 / 133
48. “你的老朋友很想你!” / 137
49. 潜离上海 / 140

第三卷 重庆沉沦

50. 皮革商赫伯特·奥斯本先生 / 145
51. 世外桃源 / 148
52. “重庆的安危，拜托各位了!” / 150
53. “除了女人，你什么都给我备齐了!” / 153
54. 3620K / 155
55. 无线电方言 / 157
56. 九九表 / 160
57. 万县空战 / 162
58. “五·四”大轰炸 / 165
59. 抓住胜利女神了，但为何看不到胜利? / 168
60. 去毛驱瘟 / 170
61. 此仇不报非君子 / 172
62. 官报私仇 / 175
63. 可恶至极 / 178
64. “你为什么老跟着我?” / 180
65. “你娃找死，敢端老大的簸箕!” / 183
66. 特甲级密码 / 186
67. 三斗坪 / 188
68. 准时的沪利运驳六号 / 191
69. 是不是差点人肉烤焦的香味儿? / 194
70. “请戴先生另寻高明吧!” / 197
71. 《源氏物语》 / 201
72. 密中之密 / 204



73. 他们打起来了！ / 207

第四卷 长沙浴血

74. 一个优秀的黑室专家，顶四个整编师 / 211

75. 薛长官军务繁忙，现在没空 / 213

76. “田姐，牙疼好些了吗？” / 216

77. “长沙之虎” / 219

78. “天炉战法” / 222

79. 马上通令全军，一律照此执行 / 225

80. 送给你不要讨来要 / 229

81. 战地密码 / 232

82. 戴罪军长李玉堂 / 234

83. 信号电 / 237

84. 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 239

85. 谁敢后退，老子枪毙谁！ / 242

86. 上海式加密 / 245

87. 锋刃对决 / 248

88. 血染密报 / 251

89. 假传军令（一） / 254

90. 假传军令（二） / 257

91. 报数 / 261

92. 你骗得过日本人的测向仪吗？ / 265

93. 明码谈话 / 268

94. 孤身御敌 / 271

95. 漫漫天涯路 / 274



● 第 一 卷 ●

哈佛归来
HA FO GUI LAI

1. 千钧一发

“八·一三”战争持续了十几天。“九·一八”以来饱受“消极抗战”指责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似乎下定了一洗前耻的决心，一边大规模向上海增兵，一边在闸北、虹口的广阔战线上，向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骄横跋扈的日本人从来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第一次面对前仆后继、拼死向前的中国军人，也禁不住心虚胆寒起来，依稀看到了全军覆没的可悲下场。恰在这紧要关头，他们的援军也火速赶到了。整师团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从东北、华北及日本本土蜂拥而至。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双方没有宣战，没有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闷头摆开了架势，要在这美丽繁华的东方不夜城一决雌雄。

闸北战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布中立。华管区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两租界则人口陡增，日夜欢歌。国民党市政府在事变当天就由江湾新市区匆匆迁回租界枫林桥旧址办公。闸北、虹口的富豪之家纷纷涌进苏州河南岸；沪宁、沪杭两线的地主豪绅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中立”区来；闸北、

真如、浏河一带的市民也争先恐后地移来租界。所有能走动的人，都想在租界这片安定的“国中之国”寻求避难所。很快，苏州河一河之隔显现两重天地：界外人去屋空成了无人区，界内房租陡涨人满为患；界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界内喧嚣热闹、商店灯火通明。租界里的中外富豪大亨阔佬们，捧着咖啡搂着女人，坐在视野开阔的屋顶花园安全地带，饶有兴致地欣赏这边的战火与苦难，就如坐在剧场包厢一样观看近在眼前的人间惨剧。

南京路，这条洋人为纪念《南京条约》而命名的“东方第一街”，也显得狭窄了许多。黄包车夫不停地摇着铃铛，在人丛中奋力往前拱。小汽车鸣着喇叭，在马路上疾速驶过。庞大的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哐啷当啷地开过来，车夫用力敲着车厢壁，嘴里大声咒骂着拦路的难民。

叶独开心急火燎地坐在有轨电车第一节的一等车厢里，身子随着电车的抖动而轻轻晃动着，两眼急切地望着前方马路上的人海车流，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快，快，先施公司！”间或瞟一眼戴在左手的手表。

这是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穿一件熨得笔挺的浅灰色旧西装，鲜艳的红领带，一丝不乱的油亮头发，剑眉下一双刚毅有神的眼睛，英俊的国字脸透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机警。此时，他再一次看了看手表：十一点四十五分！也许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他焦急不安地站起来，又烦躁不安地坐下去：也许，再过十五分钟，日军的战机就会飞临先施公司的上空，一切都将不可挽回。一幅幅可怕的画面在他眼前闪过：成群的日本飞机呼啸而至，轻盈地在空中盘旋、俯冲、投弹、扫射，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机翼下方的太阳标志闪着夺目的光，像血一样的红；先施公司装潢精美的大楼，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轰然倒下，烈火、浓烟、惨叫、痛哭……所有报纸登出同一条头条新闻：要员露行踪，宴会成屠场，日军空袭得手，战争胜负已定……后面是一长串遇难者名单：白崇禧、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群龙无首的上海抗战部队兵败如山、溃不成军……

汗水从叶独开的额头冒了出来，顺着脸庞流下，他焦躁地拉开领带，解开衬衣扣子，下意识地抓耳挠腮。刚才还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绅士，一转眼变成了衣冠不整、发如乱草的难民。他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倏地站



起来，“让开，快让开，我要下车！”他用英语向前面几个拦路的洋人喊着，粗野地拨开他们，敏捷地挤到门口，转眼就跳到了马路上——那时租界的有轨电车车速缓慢，因而不关门、不停站，乘客上下自便。

叶独开快步冲到电车前方，迅速跑到马路中央。正在这时，一辆黑色司蒂倍克高级轿车高速向他冲来。叶独开双眼紧盯车头，双臂张开，快步向疾驰而来的汽车冲去，像要拥抱汽车、拥抱死神的样子。在汽车撞过来的瞬间，他敏捷地轻轻一跃，在引擎盖上打了个滚，轻轻巧巧地落地。

“依找死呀！”一个红脸大汉从驾驶座伸出头来，怒冲冲地叫骂。叶独开知道，这是小车主人的司机兼保镖。他跨步冲过去，出其不意地拉开车门，轻轻一带，红脸大汉就从车里滚了出来。叶独开顺势在他后颈上不轻不重地砍了一掌，眨眼间坐到了红脸大汉的位置，看也没看后座那个目瞪口呆的车主人一眼，熟练地挂档，猛轰油门。汽车野狼般嗥叫一声，左躲右闪地避开拦路的车辆人流，飞快地向前窜去。

先施公司就在眼前，这是一幢高大的欧式建筑，大门大窗大柱子，显得既典雅大方又高贵气派。司蒂倍克高级轿车在先施公司门前“嘎”的一声刹住了，叶独开从车里冲出来，轻灵地跃过扶栏，一头撞进先施公司宽阔豪华的门厅。

003

2. 仓皇脱险

先施公司是华人的骄傲。它是上海最大的华资公司、最齐全的百货商场，拥有最豪华的饮食娱乐场所、最高档的装潢设计，像一个威风八面的巨人，傲然矗立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所属的东亚酒楼，则是上海餐饮娱乐的招牌。



叶独开闯进先施公司的大门，径直奔向设在二楼的东亚酒楼。与此同时，大门后面、大厅沙发上、楼梯口，立即有六七个身穿深蓝色对襟绸布衣服，右手插在裤兜里的汉子围了过来，一言不发地挡住叶独开的去路。

叶独开双手抱臂，一字一顿、不容商量地说：“让开，我有紧急情报，必须马上见到白副总长和冯副总司令！”当时白崇禧将军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冯玉祥将军任国民革命军副委员长兼第三战区总司令，负责指挥上海方面的战事。

那群汉子磐石般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前面，只有其中一个白面精壮大汉上前半步，拱拱手问道：“兄弟是哪一部分的？证件！”他名叫王树槐，公开身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地下身份则是军统前身——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上海站站长。此人精明过人，自小学得一身好武艺，多年在上海租界执行逮捕、暗杀等行动任务，从未失手，深得特务处长戴笠的喜爱。

“什么证件？没有！再说一遍，让开！”叶独开不想跟他们啰唆，从王树槐边上擦身而过，用肩膀顶开拦路的人群，径直向楼上走去。

“站住！”叶独开感到一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搭在肩上，“嗨！”他本能地用双手抓住那只手，一拉、一扭、一躬背，使了个柔道“背口袋”的招式。只听“噗”的一声闷响，王树槐被摔在前面的地板上。

这王树槐不愧为特务处一流的高手，临危不乱，顺势一个滚翻，半蹲半跪在地上，一支威力强大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已经从腋下快枪套里拔了出来，稳稳地抵在叶独开的肚子上。叶独开只好举起双手不敢动弹。

“小子，有两下子！”王树槐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揉揉酸痛的腰背，摊手道，“拿来，紧急情报！”

“你是谁？我要见白将军！”

“小子，你脑瓜有病？白将军在南京指挥全国战事，怎么会在这里！”

“我知道白将军、冯将军都在二楼宴会厅，我还知道宴会十二点开始。”叶独开有意放大声说，“我的紧急情报，事关白、冯二位将军的生死，事关党国存亡，误了大事你担当得起？”

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居然真的知道两位将军的行踪！王树槐大吃一



惊。战争期间，这些都是事关全局的绝密情报啊！他怎么会知道？看来这个人非同寻常。王树槐收了枪，利落地把叶独开全身上上下下摸了一遍，才说：“跟我来！”

先施公司二楼宴会厅休息室，十几个上海地方贤达散乱地坐在沙发上，兴奋地商讨着支援前线、战争捐款的事情。白崇禧、冯玉祥等中央大员，带着一群上海地方要员，亲自前来出席他们的宴会，一方面显示了他们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上峰对战事已成竹在胸。

王树槐带着叶独开快步穿过休息大厅，来到里边一个紧闭的门口。王树槐向门边的警卫人员耳语了几句，警卫员看了一眼叶独开，麻利地闪进里屋通报，片刻间推门出来，示意叶独开和王树槐进去。

里间比外间小一些，上位坐了三个人，两旁沙发上整整齐齐坐了十几位身着整齐军礼服的高级军官，可谓将星闪烁。

叶独开从报上看过照片，他知道对面当中坐在沙发上、双颧突出、面呈病态、穿着崭新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崇禧将军了。左边笔挺地坐着、穿着麻布军衣、打着绑腿、脚踏蓝白相间麻耳草鞋、矫健壮实、宽面大耳的彪形大汉，自然是颇有军人本色的冯玉祥将军。右面还有一个穿着整齐藏青色中山服的长脸汉子，长得身材高大、壮实有力，阔而厚的嘴唇紧闭着，一双眼睛犀利而凶悍，威严、坚毅又深不可测。叶独开自然猜不出来，他就是日后名震中华，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戴笠。

“我是白崇禧，你有什么话说？”白崇禧首先发话。他操一口带广西口音的官话，讲话干净利落，给人以精明强干、才思超群的印象。

“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行踪，请你们马上转移，他们的飞机这会儿已经起飞了，正朝这边飞来！”

“是吗？呵呵呵！”上面三个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是天皇陛下报告你的？”冯玉祥右手食指一下一下地遥指着叶独开，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请你们相信我！”叶独开的眼睛里快要急出火来，“既然我都能知道你们的行踪，为什么日本人不能知道？”

“是呀，”戴笠收起笑容，用手套轻轻弹了弹沙发扶手上并不存在的灰

尘，冷冷地说，“等我吃完饭再慢慢问你，你为什么知道两位将军的行踪。”他铁青着脸向站在门口的王树槐摆摆手，王树槐立即带着几个持卡宾枪的警卫走过来，抓住叶独开的双臂就往外拖。出了这样的事情，负责情报和安全保卫的特务处长戴笠，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了。

“国军的一举一动，日本人全知道！全知道！”叶独开一边奋力挣扎，一边连珠炮般大声说，“他们知道陈诚将军的第15集团军今天抵达上海，但重武器还等待补充。他们还知道刚从西安赶来的第9集团军张治中司令所辖宋希濂第36师损失惨重，但明天凌晨两点将组织最后的力量向八字桥发动夜袭，第11师将于今天下午十七时向城郊战略要地罗店发起强攻……”

两个将军都突然敛起了笑容，脸色顷刻间变得紧张凝重起来。一生行事谨慎的白崇禧扫了一眼戴笠：“这个人不同寻常啊！我命令：尽快查清他的底细，向我报告！”随即转向冯玉祥将军，“宁可信其有啊，撤吧？”

“撤！”冯玉祥雷厉风行地站起来。全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笔挺地站直，听冯玉祥威严地发号施令。想不到战时生死攸关绝密的兵力部署、武器配备和行动计划，被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说得一丝不差，冯玉祥心里既震惊又窝火。

门外的社会贤达们早就注意到了里间的变故，看到里间的军人闷不作声地鱼贯而出，知道情况有变，一个个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惊慌失措地一哄而散。两位将军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从先施公司的后门一溜烟走了。

3. 狼狈裸逃

“真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戴笠对这两个国军里颇有名望的非嫡系军官，本身就有些看不顺眼，此时心里简直就有些鄙视了：蒋先生用人失

察啊！主帅贪生怕死，三军何以拼死效命？这回老子偏偏不走，赶明儿好好羞辱取笑一下那两个胆小鬼！再向委员长讲讲这个笑话。主意拿定，戴笠立即向手下吩咐：“开饭！他们不吃算了，我们多吃点！”

十来个人围成一大桌，戴笠也不另开一桌，说是要跟兄弟们同吃。有戴笠在场，加上害怕日本人的飞机万一真的来了，上海站的特务们都有些紧张。按规矩，中午工作餐也不能喝酒，一个个埋头胡乱扒拉了几口饭，便等着戴笠发话。戴笠慢吞吞地吃了一碗饭，拿根牙签悠闲地剔着牙花，心想眼下走也显不出自己的胆识来，便说：“听说这里的澡堂还不错，看看去。”背着手便往外踱步。

特务们大都知道，戴先生好洁成癖，每天必洗两到三次澡，不然就浑身不适、发脾气、摔东西或骂人。知道这个特点的特务，向戴笠报告什么坏消息，必定找他刚洗完澡的时候。一行人转到先施公司后楼，径直来到二楼的豪华浴室。身穿黄色燕尾服，打着粉红蝴蝶结的侍者早已殷勤地准备停当。戴笠稳步走进，王树槐领着几个兄弟在门外通往露台的走廊上警戒。

站在露台上，租界外隆隆的枪炮声清晰可闻。这真是场战争奇观，苏州河一河之隔，这边日夜笙歌如人间天堂，那边战火熊熊似人间地狱。王树槐靠在露台上，耳边听着习以为常的爆炸声，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枪炮声中夹杂有隆隆的马达轰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好像到了头顶上。他探出头去往天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闯入眼帘的是黑压压一片迅速掠过的飞机和数不清的摇摇晃晃当头砸来的炸弹。

“轰炸！”王树槐的话音未落，第一棵炸弹已经开花，接着是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先施公司的主楼在浓烟烈火中摇摇欲坠。

“戴先生！”王树槐不顾一切地冲进浴室，正好看到戴笠光着水淋淋的身子，慌慌张张地从浴池往外爬。不知是浴池壁打滑，还是惊慌失措，他撅着光屁股连爬几次都没爬上来。王树槐赶紧冲过去，双手把戴笠拉出来，拽起就跑。刚冲到露台上，日机立即发现了目标，密集的机关炮子弹爆豆般地追着他们打。戴笠赤身裸体，狼狈地东躲西藏，试图避开来自空中的攻击。两个人很快顺着露台冲下楼梯，绕过横七竖八的障碍物，向先

施公司后门跑去。

天空中，第一波攻击已经结束，日机正在重新调整位置，准备发起第二轮攻击。到这个时候，王树槐才注意到戴笠身上赤条条一根纱未沾。他顺手拉下一幅窗帘，披在戴笠身上，循着熟悉的路线，领着戴笠连滚带爬地逃出先施公司的后门，匆匆钻进一直等候在那里的雪铁龙小轿车里。

“走，快走！”戴笠惊魂未定地连连发令。汽车如打昏的兔子般在街上乱窜。身后，先施公司气势不凡的大楼，连同他们刚刚逃生出来的附楼，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顷刻间化为一个巨大的火场。

“好险！如果在主楼，我们就死定了！”王树槐从后窗望着天上的飞机说。

“哼，能搞死我戴笠的人，还没生出来！”戴笠满头冒着大汗，咬牙切齿恨恨地说。没想到一语成谶。他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在敌方还是在己方，均树敌颇多，想置其于死地的人当不在少数，但的确没有任何人得逞。倒是抗战胜利后，因飞机失事，戴笠摔死在安徽戴山困雨沟。戴笠字雨农，死于此地岂非天意？这是后话。

“那个人，在哪里？”戴笠拉起窗帘布一角，擦了擦头上的白泡沫和汗水，下意识地用力裹紧身子。

“我叫人暂时把他扣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好，我要马上亲自审问他！”戴笠强作镇定，“今天的事，作为团体机密，谁敢张扬出去，纪律制裁！”“是！”王树槐悄悄伸了伸舌头。

4. 邂逅黑室之父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位于法租界辣斐德路，是特务处在上海设立的一个最秘密的基地，主要用于培养和招募特务处最急需的无线电谍报人员。



戴笠多次指示过上海站，不到紧要关头，不准使用这个基地，以免影响特务处的人才大计。眼下大敌当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戴笠此次来上海，就下榻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王树槐早就摸透了戴处长的心思，所以自作主张地把叶独开押到了这里。

汽车开进三极无线电学校，王树槐先下车，拿了一套戴笠的军服递进车内，等戴笠穿戴整齐才打开车门问道：“在哪里审问？”

戴笠想了想：“请他到我的会客室。”

有了戴老板这个“请”字，王树槐赶忙跑到关押叶独开的房间，喝令看守给他松了绑，彬彬有礼地把叶独开带到戴笠的会客室，然后躬身退出。

叶独开微笑着抿了一口茶说：“我知道您很快就要找我，因为我听到先施公司的爆炸声了。”

“好一个明白人！”戴笠微笑着走过来，热情地同叶独开握握手，“我叫戴笠，特务处长。说吧，你的来历。”

“简单得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听到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进攻北平的消息，投笔从戎回国抗日，想不到上海就遭遇战争，行李又被小偷窃走，因此动弹不得。偶然得到白、冯二将军行踪的消息，赶来报警。”

“偶然？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戴处长如果要听详情的话，就需要点耐心，让我拣您想听的，从头慢慢道来。”

“我有足够的耐心。”戴笠笑着往椅背上一靠，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四年前考进哈佛，主攻电气专业。哈佛大学的学生社团一直搞得很热闹，也很受校方的支持和鼓励，因此非常活跃，成绩也很大。我在国内就爱好无线电，学的又是电气专业，因此就加入了哈佛大学的无线电爱好者协会。在协会里，大家一同切磋玩无线电的体会，互相砥砺，提高技艺。最有趣的事情，是打开收、发报机，用摩尔斯电码进行无线电聊天。

有一天，哈佛大学一伙爱好者正在线上聊得火热，一个不速之客闯了进来。这个人发报手法极为高超，速度奇快，以大多数会员的水平，根本

听不明白他的话，更别说抄录下来了。

这个人显然是在有意寻衅，故意用长声悠悠、阴阳怪气的流氓指法，一遍又一遍地说：“哈佛大学徒有虚名，哈佛的无线电爱好者全是聋子加哑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跟我对话。”在我们无线电爱好者圈子里，被称为聋子和哑巴，就是指这个人既听不懂也不会发无线电报，可以说是很大的侮辱了。

哈佛会员技不如人，当然只有干生气的份儿，谁也奈何他不得。有会员心急如焚地跑来找我。当时我已经是协会的会长了。那段时间，我忙于研制一种新的发报机，很长时间没有用无线电聊天了，不想会有外地的高手打上门来。事关哈佛的荣誉和尊严，我当然要会一会这个神秘高人。

无隙可击的华丽指法，精确入微的点划组合，但是声音飘忽，信号微弱，干扰强烈。凭经验推测，对手至少在千里之外。我迅速调整天线角度，将天线指向西面，信号达到最佳状态。呵呵，我心里一阵兴奋，有机会跟西部牛仔过过招了！安装好我的新式发报机，轻轻往左边一拨，嘀……一长串无线电信号送入空中。我发明的新式发报机，同老式手键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老式手键每一个“嘀”、“哒”声，都必须敲下接通才能发出，掌握这套技术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训练。新式发报机通过一组振荡电路自动生成摩尔斯电码的点划信号，左边接通发出连续的嘀声，右边接通发出连续的哒声，控制好左、右接通的时间，就可以轻松地发出规范的摩尔斯电码。

我的这一串“嘀嘀”声，已经把对方震得噤声了。我更来了精神，“聋子哑巴”地呼叫谩骂了对方半晌，他才畏畏缩缩、胆胆怯怯地出来说：“上帝，我今天一定遇到了外星人！”

“NO！”我扬眉吐气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哈佛学生！以后请你对这个学校尊重一点……”我越发越快，直到他再一次打断求饶。

“你一定掌握了什么新技术！要不然，全美国，不！全世界，没人比我快！可以交流吗？”

哈哈，对方向我示弱了！我决定消遣他一下：“交流？那要看你拿什

